

荷桥，稻文化之村

家娟

就像人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村组成了一个村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甚或你在地图上找不到她。

她时常隐秘在人的心里。

荷桥,于她的认知,和大多数人一样,因贡米而知晓。就如一个城市有它的名片。

再次和文友来到荷桥,我以为是寻稻之源。多少次往返在这条路上,从地方到中央,因稻而来。

“快看快看,这里是贡米原产地!”文友们激动地在车里吆喝着。车子没有在预想的地方停下来。

当地副镇长曹建金和荷桥村委书记程道明带领我们一路被荆斩棘。先公路,后山路,最后徒手攀爬至百丈岭。

“你看,这个辙印最深有一尺多长,千百年来,有多少车轮在这驿道上碾过。”副镇长曹建金颇有感触地说:“百丈岭是古代饶州府至广信府官道必经之地。”

文友麟台无计由此想到,千年驿道埋荆棘,一片沧桑印石墩。

“这条路是怎么发现的?”我问。

“我从小就在这条路上走,攀爬,摘野果。”荷桥村委书记程道明说;那时这一路石头更多,后来被村民搬走,做洗衣石,做门前的台阶。”

“这是青石板吗?”

“不是,不是。是麻石呢!”有文友说。

“青石是天然的,麻石是人工铺上去的。”程书记说。

我立刻百度了一下,麻石路多建于明清时期。凡与麻石路有关的,必藏着风雨岁月的痕迹与故事。“可见,这在当时是一条商贸云集之路呢。”

文友愚石感叹道:荷桥古驿道见证着前朝的“车如流水、马如龙”,还有鄱余万三县百姓历来的幸福。”

“想不到啊,竟然在这里不期而遇。”亮哥惊叹道;这些深深的车辙,一定就有父亲的独轮车碾过的印痕,有他滴落的汗水。“亮哥想起父亲告诉过他,民国时期,年轻的父亲就用独轮车为商户运米贩盐,走的就是这广信驿道。

这其中路途的艰辛断不是我们能体验的。

关于山里人的生活,我知道的,大多来自大人们所说。“ 何个屋里个妹呢嫁到山里去了,唉!一年到头都来不了一回。”每次说到山里,里直接变成了第二声,声母从l变成d。关于第二声的表达,我向来认为是疑问加确定。这无疑凸显嫁到山里后的困难程度。

这样的话听多了,小时候对于山里的概念,是那种穷乡僻壤之地,感觉山里的世界是荒芜的。

荷桥是属于山里的。

我们一路向南。

进山的途中,老乡亲们擎着一种上山的交通工具,一个“突”就让上面的人上蹿下跳。左边似深渊,一疏忽就有“万劫不复”的可能。胆小的,悬念多,赶紧爬下来走路。胆大的一路跟着老乡“突突”着上山,路上泥泞,老乡丝毫没有凌乱,车上欢呼着惊叫,他们一路沉着。

“别看外表不咋样,可它有个响当当的名字‘爬山虎’,这是当地山民用卡车改装后用来上山拖运木材的。”曹镇长告诉我们。

爬山虎,这是生活在山里人特殊的交通工具。比如山轿,还有四川、重庆人的滑竿。

一个年长的老乡说:“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靠山吃饭。”

老乡开山架路,逢水架桥。路上,遇见不知名的野果,熟悉的人说,是“牛卵袋呢”!成熟之后似猕猴桃。

又遇见山泉水,同行的人下去掬起一口。“甜,真甜,百丈泉。”从事教师职业的桂芳说;“甘冽的百丈泉濡湿了仕女的脸和腰唇。”

“明年的掬捧知多少?”她的心已向未来探访。

“百丈泉是我们万年母亲河珠溪河的源头之一,荷桥水质丰富,目前已经发现三大瀑布群,相距不到200米之间。”曹建金说。

他寻得一幅古地图,是明正德年间万年建县时期绘制的。从万年的古地图上,百丈岭在万年最南端。”这幅万古地图清晰地注明了珠溪河的源头是百丈岭。珠溪



河源头共有两个,还有一个是东坞岭,现在的东坞岭的水流更大,这个说明古时荷桥一带的植被保持得非常完好。”

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它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总会相遇甚至融合。从百丈岭流下来的泉水,汇成万年母亲河珠溪河的源头,最后融入乐安河。

就如我小时候不晓得山里的世界,现在迂回婉转,才知道生长在乐安河畔的我曾也享受着山里的点滴恩露。

茂密的百丈岭,深入其中,暑意全消。我们追寻长沙王吴芮曾屯兵于此,举兵反秦的历史云烟,又沉浸在乾隆时期《四库全书》印刷纸均来于此的惊喜。

同治《万年县志》记载:百丈岭在归桂乡有路通闽浙徽信。“归桂乡是古地名,是现在的裴梅镇,但地域大于裴梅镇。”曹建金解释说;这也证实了我们脚下踩的麻石路正是千百年来自古代饶州府至广信府的驿道。”

“我们踩的不是车辙,是岁月啊!”文友们感叹着。

山里储存记忆是深刻的,就如同驿道上深如尺的辙痕。

一片叶、一块石、一段路,甚或是一个印痕,都是尘封的历史,只要你去触摸。

“荷桥无河无桥,因当时植得满园荷花,因荷花莲蓬搭桥得名。”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诉我们。民国时期,河桥成了荷桥,这也是我们在古地图上看到的河桥。

戏剧里,花亭相会的美好爱情故事产生于此。

南宋时期,道一书院诞生于此。朱元璋战败避难于此。

南北朝时期,这里的稻米就专供皇室。

以稻为媒的荷桥村,近几年的金秋十月都举行贡米丰收开镰节。央视、省台、地方台同步直播或录播。她像一块璞玉,被雕刻着。

荷桥正走在稻作文化习俗传承的路上。在荷桥,我们闻到或近或远的气息,或多或少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谁说不是呢?

管源:世外桃源

周行

管源地处葛仙山南天门山脚,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癸卯年的五月,我来到农村电影放映员罗水发先生家里,得到他们夫妇热情接待。村支书罗广进说:管源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叶这里就已有管姓家族居住,故起名管源。后来随着曾姓族人的增多,管姓家族却没有兴旺反而人口渐渐减少,甚至子孙后继曾家而管姓最后消失。”

管源地理位置独一无二,水资源极其丰富,是杨林河的源头。我们沿河畔来到猴山石,这里有“喉咙石”景观。脚下植物茂盛,地势幽深;远眺,白云蓝天,悬崖峭壁,诸峰巍峨,犹如天山矗立;近视,环抱的群山连绵起伏,恰似一座围栏;一条峡谷,溪流纵横交错,远处知了声声,管源峡谷风景如画,植被如茵,你像喝了一口土蜂蜜一样,内心感到无比的清爽惬意。

今年盛夏来临早,酷暑,是激情燃烧的时节。山崖上,溪水旁,山花烂漫。走进这里,宛如步入无比美妙的世外桃源。蔚蓝的天空,像没有风的海,你离它很近,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看那天是静静的,山谷也是静静的,融进大自然的怀抱。这里一步一道景色,一道景色又有一个美妙的传说。

我们环绕站在谷底岩石上,在阳光的照耀中,溪水清澈,碧波荡漾。相传,很久以前,外管猴山石的溪水向北流淌,每年一到山洪暴涨,洪水猛兽冲毁大片良田。面对灾情,乐善好施,德高望重的族长平旺公,召集众人商量应对措施。让村里几个年轻力壮后生,在喉咙石凿开山石排放洪水。但事与愿违,茶饭不思,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自己平生心地善良,为人慷慨,济贫帮困,修桥补路做善事,为什么这造福乡民的大好事也天不遂愿啊?心烦意乱之中,慢慢睡意袭来。梦境中忽见一白须老者飘逸而至,仙风道骨沉声道:猴山石乃一鲤鱼精作怪,开山石日凿夜生,须知用黑毛狗血,洒滴其上,方可化解。“刚想近前细问,老者瞬间消失。平旺公惊悚醒来,原来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平旺公回想起梦境情景,心里明白老者定是葛仙翁前来点化自己。次日依计而做,果然神奇,连续十数日成功奏效,一条畅通无阻的水道终于开通。从此以后,当地乡民再也没有水患之忧,故此地名“喉咙石”。

峡谷里有一块岩石,神似一条卧伏的“鲤鱼”,当地人称它“鳄鱼头”。当我们随着罗先生顺着山坡,来到峡谷底:“哗哗”的流水声,带来一阵清风扑面而来,令人感觉酷暑顿消,心旷神怡。峭壁间,不时传来阵阵振荡回音,汇聚成世上最美妙的乐章。



桐西坑 分内

龚晓军

安琼



向北翻越黄土岭后,过了铁钉山,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公里的连续下坡,进入了德兴市界。在拐弯的尽头,来自银岭头、黄土岭和大茅山的三股溪流在这里汇入双溪湖,形成德兴市最大的人工水库;双溪水库。桐西坑就是坐落在水库末端的一个小村。

桐西坑村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村民;另一部分则是垦殖场工人、家属。这些工人大部分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这方土地上拓荒开垦,繁衍生息,同时带来各地的风俗与文化,与本地习俗相交融合,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地方文明,这或许是小村能够吸引人驻足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桐西坑背靠溪瀑叠嶂的青山,面朝一湖的波光淋漓,应该就是诗人笔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境了。但这里的村民对水库的爱有着更现实的体现,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型水库,每年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大量的渔获,滋养了附近一连串的小村。这也是桐西坑人的福分,是村民引以为傲的一个方面。所以这里的村民普遍长寿,八九十岁的老人随处可见,也可能与这些丰富、无污染的蛋白质来源有关。

桐西坑是个长条形的村庄,狭长陡峭的崇山峻岭夹着一一条每年都涨几次洪水的溪流,因而留给村民平整的土地不多,二百来户人家只能沿着小溪错落散布。梯田也成为这里的特色,最大的梯田群位于村尾,近百亩的梯田也是上世纪靠人工肩扛手提一点点修筑而成,是上一代桐西坑人奋斗与付出的见证。由于近年来年轻人的流失,如今这些梯田靠近山顶或边缘处已经荒芜,也成为印证时代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侧影。

沿着山边的小路一直往上走,就能爬到这片梯田最高点。这里的视线极好,只要转过身,大茅山的最高峰“四角坪”就在眼前了。“四角坪”有着许多传说,其中在村民当中最有市场的应该是特务间谍说。因为在海拔1400多米的山顶有四座山峰,中间夹着一块面积非常宽的高山平原,相传是个优质的空降点。40年

前,有武装民兵长时间驻守在山顶之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起这些就眉飞色舞,纷纷说自己当年就是其中民兵之一,或者替民兵送过粮食。这个地方在村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从四脚坪方向汇集起来的溪水,经过一路的兼容合流,队伍越来越壮大,最终在村庄的后面形成一连串的瀑布群,从两座山峰中间形成的峡谷,一路跌落下来,湍急的水流在巨大的落差作用下激荡起团团的水雾,发出恢宏雄壮的龙吟之音,成为一道壮观风景。瀑布与银岭头流淌下来的溪水汇合,形成双溪湖最洁净的源头,花鸟畈正是镶嵌在这剔透溪水中的一颗钻石。

花鸟畈原名火烧坂,是老一代人固执的叫法。这个名字具体如何得来已经无从考证,但新一代的桐西坑人更愿意花鸟畈这个名称,因为这能更真实地将这颗钻石的美丽动人一面展现出来。在这里,层叠罗布的瀑布群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深潭,隐藏在遮天蔽日的树林当中,浓缩了南方的山水之美,是桐西坑人舍不得拿出来展示的压箱之宝。

站在对面的国道上,可以俯瞰整个村庄。最后一个回头弯从山顶拐过来后,就从村庄边缘擦肩而过,一个漂亮的弧形勾勒出村庄完整的线条。村庄的左边是一片茶林,修整过的茶树形成一个又一个不规则的圆环,俯瞰之下,仿佛是一只巨大的手掌,在高山之下摆出几个簸箕形的“指纹”。

西边是所有村民熟悉又敬而远之的“金山”,对于第一眼看到金山的外地人来说,一定会不约而同地喊出:“好大一棵菜花”。因为这座山太像一棵西兰花了。一个单独独立的圆形的丘陵被高大的常绿乔木覆盖得密不透风,远远望去,就是一朵新鲜欲滴的西兰花。据村民说,若不是国道修路时切去了一个角,这棵西兰花更完整也更漂亮,是很多路人打卡拍照的背景图。但是这棵“西兰花”是属于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风景区,因为组成这棵西兰花的“菜芯”是一片从来没有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酸枣、苦楮等各种高大乔木完全覆盖了圆顶的小山丘,林子中间,每一枝每一叶已经将所有阳光充分利用起来,即使正午时分,也是不见天日,异常的阴冷会让人有着一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是老一辈村民口中说的“阴山”。上几代人少有人涉足,更不敢砍其中任何一草一木,导致林子越来越密实,各种说法也越来越邪乎。

但年轻人是不信这个邪的,只要到了秋天,经常会有胆子大的年轻人钻进去,一是为了体验这种异常的阴凉,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拾遍地的酸枣和苦楮,做成的酸枣糕和苦楮豆腐也逐渐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热门食品。

有高山峻岭、有峡谷飞瀑、有茶园梯田、有大湖云海。这样集南方所成的小村,你不动心看一看吗?在这个有着热情好客的村民,还有保留完整的拓荒垦殖文化的村庄停下车,走一走,看一看,或者住下来,细细地把这个小村品味一番,你一定会发现更多可爱之处、可抒之情。

昨天老母亲就絮絮叨叨了:“明天,表外甥要来了,说做肉圆,煮大排,打扫卫生。”那高兴劲,仿佛小孩准备过年一般。连有些白内障的双目都发出光彩来。

明人笑嘻嘻地望着她,故意说道:“那我这做儿子的,就回自己家了?”

“你走干嘛,我又没让你走。”老母亲白了他一眼,又开启了她一贯顺溜的赞美:“人家多懂事呀,每个月都来帮我做事,每次还带两个小菜来,知道我爱吃肉圆,大排,我又没力气烧,他都要烧好,还帮着打扫,人家真懂事呀!”老母亲的念叨,似乎也在回击明人的言语。

明人的表兄早就退休了,他自己的父母已过世了。他记挂阿姨对他之前的关照,工作时,也常来探望,帮着烧菜做点事,退休之后,便有规律地来帮明人的老母亲做些家务,老母亲甚是喜乐。

老母亲年逾八旬了,佝偻着背,走路踉跄着,双腿乏力了。明人陪她上医院,找了几位医生给她诊断治疗,确定她有高血压,帕金森,腰间盘突出,还有老年常见的骨质疏松。定期吃药,还适当做些理疗。明人还托人找了好几位保姆或者钟点工,但都做得时间不长,被老母亲以各种理由辞退了。明人索性自己住在老母亲处,日夜陪伴。老人的精神从之前的萎靡状态,逐渐恢复了正常,自己也做点力所能及的零碎家务,拣菜洗菜,淘米煮饭之类的。适当的家务活动,于她有利,明人也就听之任之了。老人做事,有一个习惯,比如,炉子上煮着汤,她会随口对明人说,汤里待会加点油,加点盐。她坐在椅子上理衣服,也会忽然叫唤明人,让他把衣服放到柜里。也不管明人正忙着什么。明人笑曰:“您做事,最好边上跟着一位丫环,随时召唤。”

夜晚,是明人警醒时分。老母亲平常说话和气,慈眉善目的。半夜梦中,却常常大呼小叫的,似乎在与什么人争吵。而且,手脚也在扭动着,最初的这一幕,令明人喉头发紧,焦虑不堪,不知所措。是否该在梦里叫醒她呢?他犹豫好久,只是在夜色中伫立良久,细心观察着她。第二天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记得。有一次,老母亲又在梦中惊醒起来,待明人惊醒起床一看,她竟从床上滚了下来,幸亏床铺不高,身体先着地,她毫发未损,爬起来后,又上床安然入梦了。

之后,明人在床的两旁放置了几张椅子,睡前,椅子上还埋了几只枕头,以做庇护。老母亲自此再无掉下床来。但梦中的喊叫声,每夜都有。明人先是为之忧心不散,夜不成寐。明人以后渐渐习惯了,也就坦然释然了些。

不过,老年人习惯性的唠叨,是明人逃避不了的。每天唉声叹气,说自己腰酸背痛,讲自己的腿越来越没劲了,明人听着,心境自然也会沉郁,当然还得好言相劝。

某一天,明人照例去超市买了好多菜,不少是老母亲爱吃的豆腐、土豆、青菜、鸭肉等等,他还买了一盒半成品鸭血块,这是他听说这个时令吃,清血排毒,便一时兴起,也是平生第一次买下了。置放在冰箱里,待择时再烹饪食用。没过两天,他打开冰箱,却遍寻不见。再一问,老母亲说她早已把这扔到垃圾桶里了。明人惊呆了,这是他特意买了想吃的。老母亲很固执,说不能吃!她的执拗,令明人无语。

陪伴老母亲,明人真花了不少心血。连朋友们都说,你这样不行呀,还是找个保姆,你定期去探望就可以了,你毕竟还有公务在身。身体长期下去,未必承受得了呀。明人想,父亲早逝,母亲这把年纪了,自己能做多做些吧。

表外甥来了。老母亲当面和事后都夸奖,高兴了好多天。明人像多余的,甚或老母亲对儿子的爱心,似乎视而不见。有句老话说,久病无孝子,是不是久陪也无完人呢!老母亲每天对身体状况的埋怨,还有常见的各类不悦和吐嘈,明人都得承受着。对表外甥这么完美的赞扬,明人却从未享受过呢!

“后天,小华要来帮我做家务,还要送她自己做的菜肉馄饨来。”小华是明人的一位表姐。她也常来探望老母亲,还帮老母亲料理些家务。老母亲接了一个电话,便神采飞扬,一脸的皱褶里,笑意盈盈。她全然忘却了,方才还皱着眉,话中有话地数落明人,昨天买菜,自己忘了提,明人少买了一把生姜,不是自己腿力不够,早就亲自去菜场了。

明人笑笑,只要老母亲愉悦,这挺好的。自己身为儿子,所有的孝心,都是分内的事。这没啥好在意的。他对老母亲说:“好,你先喝茶歇着,我现在去买生姜。”说着,给老母亲沏了一杯上好的香茶,穿上衬衣长裤,出门下楼,走进了火辣辣的阳光下。

有阳光,就是好日子!

峰归云来

胡迎春

横峰建县很早,早到明嘉靖39年(公元1560年)就已建县,不过那时不叫横峰,谓兴安。民国3年,兴安改名为横峰县。历史上“兴安窑”有景德镇瓷之名,生产仿龙泉窑曾畅销江南。

“小小横峰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这谚语除了证明横峰小,还说明横峰做豆腐的人多。横峰豆腐其实就是葛源豆腐。“小小横峰县,偌大葛源街。”葛源在怀玉山麒麟峰怀抱之下,三面环山,云雾缭绕,涓涓葛源溪流迂走,美不胜收。葛源的山泉水富含矿物质,做出来的豆腐连弃疾品尝后,都赞曰:“啖之如嚼月,袅袅香爽爽。甘做葛源人,常做斯食客。”

葛源豆腐虽得名人夸奖,山泉水加持,但说到底本质上与别处豆腐,并无太多内容上的区别。现如今,葛源豆腐之所以能成为横峰的一大亮点,窃以为,是因为横峰人不管是做豆腐,烹饪豆腐,还是为人处世,都本本分分,秉持着遵循原味,恰到好处,顺其自然的原则,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发挥到极致的缘故吧。

葛源有民宿“云岭人家”,建在葛源崇山头上,刀田土脊间。溪水潺潺,草木葱郁。推窗能见世间颜色,闭目满是芬芳。不出户自成诗。点缕香,闲时,读书、喝茶、食豆腐。累了,摇椅一躺,观云海,望星空,嗅晨露、树叶、山丘之呼吸。横峰美食尽在“云岭人家”。

比葛源豆腐更为大众所熟知的是葛源的葛系列,葛粉、葛片、葛茶、葛露等。葛,别名鹿藿、黄芩、鸡齐,也叫葛根。葛根以独特的医疗价值和丰富的营养媲美人参。葛源盛产葛,有“中国葛之乡”之说。由葛根加工的葛粉,口感细腻,舒心提神。

横峰除了葛源镇崇山村白墙青瓦勾勒的“江南水乡”姚家乡百家村好客王家七彩斑斓描绘的孩童世界,还有许多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村落,让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如我心里惦念的就是莲荷乡梧桐畈的那片莲。十里长廊的荷花哟,开得那么盛大。无风时,淡泊、安然。起风了,便立马联手,一片又一片的绿压过来,接着,一浪又一浪的红翻滚着,那阵势,如同战场上的兵和旗帜,勇猛得让你无从招架。我是从莲乡来的女人,也经不起梧桐畈的莲,风一吹,头一昂的旁逸斜出,而心生波澜。

在我走过的乡镇中,不敢说横峰是最美的,但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绿水青山和勤劳朴实,勇于奋进的横峰人。